

《生機蓬勃的屍體》

作者: 藍橘子 (上帝)

Powered by [紙言](#)

1

下課鐘聲響起，校門像蜂巢一樣，穿著同樣式制服的學生猶如工蜂般洶湧而出，大家臉上都掛著課室裡不會出現的興奮神情，忙著回家打電動，趕著到藍球場消耗多餘的精力，而我卻早一步偷偷離開學校，現正身處在學校附近的公園裡，靜靜地蹲在地上抬起頭看著這一幕。焦點久久未能重合，只怪我剛才太用神凝視著地上的小東西。突然，一陣冰冷的寒風從校服灌進了身體，刺骨感從腳底直捲心房，我並不太怕熱或者冷，也沒有所謂啦，大不了就是患上感冒請個假在被窩裡昏睡一整天，所以我沒有太在意，只是把校裙拉低一點，順勢低頭檢查一下內褲有沒有失禮地跑出來。畢竟我已經蹲在這裡很久了，過於專心而春光乍洩也說不定。

我再次把視線集中在眼前的小東西，它是一隻肚子被垂直割開的小貓，應該是近期很流行的變態殺貓狂吧，我留意了好幾天的新聞報導，兇手仍未抓到，加上好幾隻流浪貓都在學校的公園或者附近的大廈被發，令家長全都人心惶惶，校方對此更大為緊張，怕我們學生會遇到危險，所以呼籲學生放學後就盡快回家，更派了不怕死的校工在學校周圍巡視看看有沒有發現形跡可疑的人經過，所以我才被逼提早偷走離開學校，尋找看看有沒有流浪貓被殺。果然，只花了幾天的時間，就讓我發現牠橫躺在草叢裡一動不動，當我發現牠的時候已確認牠完全沒救了，因為蒼蠅已經比我早一步團團將牠圍住，牠們都討厭極了，不知為何，是蒼蠅天生就擁有追蹤屍體的功能嗎？牠們總能比任何人都早一步發現到屍體，甚至比警察還要快，如果警方有找不到屍體的奇案，我建議找蒼蠅幫忙搜索，牠們絕對是無人能及的專家。屍體旁的樹葉和泥土都被血染成紫黑色，乾涸地凝固成一塊一塊。我試圖將蒼蠅趕走，可是總沒有一次成功的，幾秒後牠們又無若無其事地伏在屍體上，牠們除了阻礙我的視線之外，拍動翅膀的聲音更是煩擾極了，外型也是十分不討好，每次看見牠們都會「骯髒」二字掛勾起來。呃，雖然說我跟牠們一樣總喜歡蹲在屍體前面，但...不知道，總之就是不受女生討好的類型吧。所以我非常討厭蒼蠅，絲毫沒有妥協地討厭牠們，但相比喜歡觀看屍體的嗜好，嗯，只有這個時候我能夠妥協一下。

看來我是第一個發現這具貓屍的人，如果有動物警察存在，我一定是個出色的動物警察呢。可惜，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學生，成績普普通通，在班裡朋友不是特別多，也並非特別喜歡小動物，也沒有為警察提供任何線索，然後獲得學校給予良好學校獎狀的打算。當然，對變態貓狂我並沒有特別的嫌惡感，我特地來觀看流浪貓的屍體，只是純粹出於個人的興趣。很奇怪嗎？有人喜歡看書，有人喜歡看漫畫，更有人喜歡把昆蟲抓去當標本，而我的興趣只是看動物屍體罷了，我不會去惡意摧殘屍體，或者製造出屍體，要說我是變態癖的話，也中規中矩啦...

我把頭再湊前過去，嗆鼻的腐臭味瞬間撲進鼻腔，稍微屏住呼吸，再次揮手把煩死人的蒼蠅撥走，凝檢心神看著那道被割開的傷口，內臟孤伶伶地流淌在地上，一點點白色的小東西在內臟與內臟之間蠕動著，我欣喜地瞪大雙眼，看著那些不知從那裡長出來的可愛蛆蟲。我再把視線微拉遠，本來死氣沉沉的屍體因為這些蛆蟲而變得生氣蓬勃，這一刻感動得幾乎有眼淚從眼眶湧出來，「真是百看不厭啊。」我感恩地呼了一口氣。

「原來你前幾天才誕下了幾個小寶寶嗎？其中一隻還被撞巧看見的街童拾去了，喔喔好可憐喔～」我嘟著嘴說。

只需要專注地凝望著從屍體裡竄出竄入的蛆蟲，腦海就會自然地浮現出那屍體生前所經歷過的所有事，這是我無意中得到的能力。至於是蛆蟲之神賜給我的力量？看屍體的興趣而衍生出來的能力？還是說這奇怪的能力令我對屍體產生濃厚興趣呢？究竟是那一個呢，我也不太清楚，或者是全部啦～但我沒有太在意，我這個人的性格就是這種惹人生氣的隨隨便便，擁有這種能力，我可以當一個私家偵探賺大錢，或者作為良好市民替警察破解一些無目擊證人的奇案，但是...我沒興趣也沒這個抱負，我只想運用這種能力在自己的興趣上，也就是靜靜地觀看屍體長出蛆蟲動人的一幕。

這些蛆蟲最後會演變成什麼？還是說會就這樣萬無目的地死去？在自己的興趣上我總能擠出一點點耐心，我在網絡上查過，蛆蟲竟然是我最討厭的蒼蠅的幼蟲，真令人難以置信我最喜愛的和最討厭的竟然是同一種生物，真是孽緣啊。在蛆蟲的階段中只會進食不會排泄，英國還將蛆蟲視為一種有生命的醫療設施，將它放在病人的肢體上食掉已經爛食的肌肉組織，當進食足夠的腐肉後，蛆蟲就會吐出黏液將自己變成蛹，最後脫變成漆黑黑的蒼蠅，很可惜我仍未親眼看過蛆蟲結蛹這一幕，就好像大家放在房間裡的植物總是不能看著花瓣盛放的一刻一樣，再者除了個性隨便我還是個沒有耐性的人，每一次內心的感動退潮了之後我就會離開，不會拍照記念也沒有留戀。還記得我第一次發現自己擁有這個能力時，是在中三，地點在學校的實驗室裡，當時老師正為大家解剖一隻已經死了的白色小老鼠，任教的老師已經不記得他的樣子了，只有印象他的禿頭的，嗯～就算不是禿頭也是頭髮稀薄得能輕易看見頭殼的類型。當他用手術刀把釘在木板上的老師剖開時，赫然引起了一陣小騷動，男生在喧嘩吵鬧女生都在摀住嘴發出咋舌，相信實驗室裡只有我專注地看著老鼠的腐爛內臟，被蛆蟲爬滿了的情境吧。當時腦海突然閃過一些不名來歷的影像，我記得自己的視角是身處在一個放滿木糠屑的透明箱子內，然後一堆毛茸茸的老鼠在爭吃什麼的情景。然後鏡頭一轉，我被一雙戴著白色膠手套的手掀起帶離箱子，影像就在腦海中斷了。

仍記得畫面相當含糊不清，而已意識不明，所以我並沒有太過深刻記住，當我回過神來，老師搔了搔後腦杓把老鼠拿走，說因學校假期關係所以老鼠屍體被擺放多時，內臟全都腐爛了根本無法用它來當教學，所以大家只好打開索然無味的書本繼續悶蛋的課。老師逼不得已在黑板畫了一隻醜陋的老鼠當作講課用具，我沒有餘暇把老師的話記在腦裡，因為我正在細味著肚皮失去彈性地被撬開，然後充滿生命力的蛆蟲在蠕動的畫面。

自此之後，我就培養出觀察屍體的嗜好，至於那個無意中得到的奇怪能力，我也很欣然地接受，但如果可以讓我選擇的話，將能力轉換成不讓蛆蟲脫變成蒼蠅就更完美了。有了屬於自己的興趣，使我的生活變得更有意義，不用再過著一些不明不白的生活，本來我在學校就幾乎是透明人的存在，起初有幾個外表文靜的書呆子跟我聊天，他們一定認為我不喜歡運動也不是受同學歡迎的類型，就一定是跟

他們一伙，但其實我對圖書館的霉臭味和課本上的知識都沒有興趣，所以有時間他們約我放學後到圖書館溫習或者搜集課本上的資料，我都是隨便找幾個藉口就塘塞過去，對我而言，跟看書比較起來，看屍體有趣得多，至少我跟屍體碰面時不會覺得尷尬。也許是跟興趣特殊有關，我從來不會主動跟其他同學打招呼，除了基本的禮儀碰見老師會點頭之外，基本上每天放學我都是一個人步出校門。當然了，努力把報紙新聞所報導的殺貓案的地址記錄下來，然後假日當作消遣般到那些地方看看有沒有意外收獲，也不會奢望有朋友陪我做這種事啦。所以，每次有不知死活的同學來跟我搭訕時，我都會立刻處於無法正常思考的狀態，幾乎喪失了使用語言的能力，例如曾經有男生跑過來問我「汽水買多了，要喝嗎？」，我竟然在眾目睽睽之下回答他「你對我的身體有興趣嗎？」，同學們當場哄場大笑，把他嚇跑了。自那次之後，大家免得掃興，就連課堂的分組討論也盡量避免跟我同組，逼不得已之下被老師編成一組的話，同組的同學都會露出「天啊！為什麼讓我遇到這種事！」的表情。

3

對於「能夠看見屍體一生所經歷」的能力，我曾經仔細地研究過，我把它視為是興趣以外的餘興大贈送好了。世事總沒有完美，能力的發動機制並不是單純看見屍體就能發動，譬如屍體一定要是真正的屍體，在電視劇集和電影的道具屍體或演員假扮的就不行了。又譬如說，放置太久的屍體也不能滿足能力發動，我在十七歲那年家庭旅行到過埃及，不管我如何卯足眼力盯著那具平躺在玻璃箱內的木乃伊，也無法參透它的一生，不然的話鐵定比看傳記式的記錄片更有趣，我想是因為需要蛆蟲和屍體兩者並存才行。後來好奇生驅使，加上興趣使然，不知不覺間就熟習了這種能力的發動條件，而且能夠看見的影像愈來愈多，內容也愈來愈充實，例如以前一具屍體只能看見大約每十多年一段影像，現在幾乎宛如電影一樣把整个人生毫無私隱地播放開來，但對我來說只是看屍體的附送娛樂，就像其他人喜歡看電影，屏幕夠闊音響又震撼的影院就不容易找了，爆谷好不好吃也必須有個妥協空間。而且，在觀察的對象方面也有些許規定，就例如我不能看見昆蟲和魚類的屍體影像，我想是因為牠們沒有足夠的智慧裝下記憶這種東西，又或者我還未遇到夠聰明的魚類吧，天曉得～

好，到這裡為止，我已經將一切能力有關的訊息告訴大家，大家一定以為我在吹牛，或者是某些電影的拍攝手法吧，這樣也無所謂，就把它當作電影般看下去吧。大家應該感到慶幸才對，因為我本來並不打算將能力公開，反而是將它好好珍藏著，留待觀看屍體時順便觀賞流浪貓狗的一生，最寢像一個普通人一樣死去，不留一點痕跡，沒有人會知道我擁有這個能力，以及看屍體時像看見日出一樣感動的癖好。但因為一次巧合，一次看屍體的相遇，改變了我的一生，也扭曲了我對觀看屍體和蛆蟲的睇法。

還記得那時，多得殺貓殺狗狂很流行所賜的福，警察卻一直保持著愛理不理的態度，一味只懂在媒體面前宣稱會全力將兇手繩之以法，但實際上一個兇手也抓不到。情況就誇張到只需要隨意在某幾個殺貓狂出沒的區域閒逛，或者走路時低著頭注意一下草叢的幽暗位置，就能輕鬆地找到倒楣貓狗的屍體。當時我所看過的屍體數量多得不計其數，部分被人落毒毒死的貓狗，我需要較長的時間去等蛆蟲從嘴巴裡爬出來，才能看見牠的經歷影像，我又不是擁有怪癖的變態，當然不會去主動割開牠們的肚皮，我的的力已經熟能生巧得能清楚以及完整地看透牠們的一生，就連在哪個地方出生，一直到牠們被殺害的畫面，都能清晰地在腦海浮現。當時，遇巧殺狗熱潮吹到來我所住的區域，真是天助我也。老實說，我從幾隻狗臨死前的影像，都能清楚地看見兇手的樣子，這一區的狗隻全都是他一個人所幹的，雖然他有時會用不同的手法來掩人耳目，但我卻認得這個人就是屋村樓下士多店的老板，我曾幾次到過他的店買零食，他看起來和藹可親，臉上總掛著親切的笑容，附近的小孩和學生都很喜歡他，這個樣子跟他拿著刀子憎擰的樣子迥然不同。至於老板殺狗的原因，是因為其中一隻流浪把他放在店舖後面的午餐肉和麵包都咬爛了，損失慘重的老板自那一次起就萌起了殘殺狗隻的慾念，為什麼我會知道？因為那隻貪吃的狗已經被老板亂棍打死，汨汨流出的腦漿爬滿了活潑的蛆蟲，所以我能得悉一切。我不會去告報士多店老板的，因為我不想摧毀這附近的小孩和學生對他的形象...哈哈，當然這不是真正原因，在家附近住了一個殺狗狂，對我來說是無比方便呢，就猶如對書呆子來說，住處附近興

建了一個圖書館般使人感到歡愉。

「喔，原來你是被主人拋棄，然後患上了抑鬱症，最後被附近的流浪狗咬死了嗎，有句說話，倒楣事總是一不離二，二不離三啊...」

我蹙著眉頭望著這隻橫躺在地上的金毛尋回犬留下感想，我對牠的憐憫僅此而已。想不到常常聽人說狗隻很容易患上抑鬱症，而貓則大多數有神經病，這件事是真有其事。雖然牠的死不是屬於老板的所為，但要說人類是罪魁禍首也合情合理，有時我不禁在想，雖然我只住在香港這個細小的都市，不太瞭解其他國家的事，但總括而言人類在地球所霸佔的地方已經夠多了，相對地對地球又有做過有什麼回饋呢？難道只要有人類的地方，就容不下其他動物，什至乎連一株植物也不能和睦共處嗎？但算吧，只要不打擾到我的興趣就可以了，儘管發生什麼事，只要屍體和蛆蟲沒有在這世界消失，我能夠凝視著它們就不可思議地變得心緒安寧，我就是這般不會做出什麼壞事，但卻又什麼都不聞不問的人。

我正歪著頭想換個角度端視著金毛尋回犬被咬得參次不齊的傷口，頭頂突然有一個小小的黑色物快速掠過，是帶來死亡的烏鴉嗎？還是牠的靈魂被吹到天堂呢，下輩子記得不要當狗隻了，就當個殺狗狂吧～那時的太陽很猛，赫然在我身後出現了一道黑影，我撇過頭往上望，他背對著陽光，以致我看清楚他的輪廓，就連穿著什麼衣服都看不見，放眼望過去，一架看起來很高級的車輛停泊在這個人旁邊，我心裡頓時有股不祥的預兆，感覺到自己被麻煩事纏上了。

4

「我想請妳幫忙...」那聲音非常沙啞而且低沉，總讓人覺得字與字之間充滿糾葛和掙扎。

「我不是動物警察...」用到「請」字可真是客氣啊，這種派場可不會輕易讓我拒絕吧？！真想抱起眼前的狗屍體一走了之。

「我知道...妳的能力...」

「你是警察？」

「不，我派私家偵探跟蹤妳，瞭解妳擁有一種神奇的力量，能夠看到屍體生前所經歷過所有事的能力。」

「我只是對屍體有興趣...」我瞟一下那男人，又把視線收回到狗隻去。這下慘了，對方準備充足，這次大概不能隨便找個藉口胡混過去了。

「我看過妳把初生的小鳥抱回老遠的巢裡，如果妳沒有這種能力，不可能做到這種事。」

「那...」連這種事也能查到嗎？真不愧是專業的偵探啊，看來並不能單用藉口就能逃脫呢。事實上那一次，因為我很少機會找到雀鳥的屍體，牠們大多都被流浪貓當成玩具吞掉，所以才想到把小鳥放回巢裡，待日後增加能夠看見雀鳥屍的機會...

「我需要妳幫我看一具屍體。」

「也許你的偵探並沒有查探到，我的能力並不是每種生物都能發動，例如昆蟲...」

「放心，這具屍體的智慧肯定足夠能讓妳發揮能力。」男人打斷我的話，看來他也查探到我的能力機制，都被他看透了，真可惡。

「是誰家的狗？」

「是人類...」

「人的屍體...是誰？」

「我的屍體...」男人稍稍頓了一下，然後又說。

「放心，我只是想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就在我三歲那年，父親狠心把我和媽媽扔棄。後來到我長大後，終於來熬到出頭天，卻怎樣也查不到父親的下落，我希望妳能夠從我三歲前的記憶裡，查出我的父親是誰。」

「我的能力需要看到長滿蛆蟲的屍體，並不是用高級的醫療儀器就可以搶救的程度，說白一點是死翹翹的意思。」

「我明白，妳只需要將這封信，寄給我父親就可以了。我想讓他知道，我並不是累贅，當初扔棄我跟媽媽，是錯誤的決定。」男人說得咬牙切齒，就連我沒有直視著他也能感受到那份悲壯。

「你意思是我殺了你，把你的屍體看光光，然後將這封信交給你父親？」

「放心，殺人的事不用勞煩妳，妳只需要在指定時間去我指定的地方，就能看到我的屍體。只要妳答應我，妳能夠得到一筆相當可觀的報酬，而且我能保證妳不會被纏上任何麻煩事，我的偵探也不會再跟蹤妳，簡單而言，除了這封信我跟妳將會毫無瓜葛。」

「你是死人...怎麼能保證？」

「放心，沒有人會願意幫死人做事的。」

會談就這樣結束了，竟然有人會犧牲自己的性命，都要讓父親知道自己的兒子很乖很上進，已經是有錢人。原來有些事會比起自己的性命更加重要，這個男人使我改變了對生命的看法。同時，我也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會答應他，我必須承認，當時一種大概是好奇心跟貪瀆滲雜在一起的慾望由心胸湧上喉結，從而佔據了整個腦袋，令我無法正常地思考，不管你多膽小，人類都總喜歡向危險事挑戰，就好像飛蛾總要堅定不移地撲向家裡的燈泡，直至自己被熱死一樣。那個男人是個好人，並非因為我看了他的屍體才這樣說，全因為他遵守了所有諾言。他的屍體的而且確在他所說的地點準時出現，四周圍都沒有其他人，只有我跟他的屍體獨處，而且時間剛剛好，傷口也貼心地很方便我從多角度觀賞，等了不久，一點一點白色的小東西慢慢從他的內臟隙縫間鑽出來，他的軀殼就好像皮膜一樣包裹著豐富的情感和記憶一樣，他的人生影像毫無保留地印在我的腦海中。

人類的屍體果然有不同凡響之處，畫面除了比我之前看過的都要清晰之外，所有訊息都比動物的更加細膩和充實，也許是人類的智慧比動物高出很多，以致我能夠在每個影像接收到大量訊息，影像彷彿是親歷其景，男人眼睛的視角所和耳朵所聽到的一切我都能在腦袋接收得到，我甚至能夠感受到那男人當時腦內的感受和腦內散發出的個人情感。但另一方面，影像又彷彿在俯視著整個場景，我能夠清楚觀察到男人沒有當作一回事的潛記憶，舉個例子說，男人駕駛著車子駛進停車場，停泊在兩旁的其他車輛，顏色和車牌都有映入眼簾，但卻沒有將它們放在記憶中，而我就能在影像中清晰細緻地看出來。當影像播放完畢之後，意外地四周圍沒有警察，沒有所謂的私家偵探，也沒有我預期的一大堆穿著西裝的男人把我抓走的事情發生，我很順利地回家了，由於影像實在太過震撼，我愣在房間裡盯著那封信一整個晚上，直至熾烈的太陽把我叫醒，我才懂得眯起眼睛拾回自己的魂魄。

隔了數天，當我認為自己能夠完全冷靜地思考時，對於那封信我下了一個重大的決定...就是燒掉它！雖然男人確實地遵守了他的諾言，我得到了一筆學生絕對不會意想到的報酬，也沒有惹上任何麻煩，但我意識到，如果那封信真的寄到那個忘情的父親手上，天知道會發現什麼亂子，如果警察發現那個男人的屍體，很有可能查到他的父親去，再深入調查那封信，就有機會查到我的頭上了。又或者那男人的父親現在是個更加有錢的人，用盡一切方法查探出自己兒子的下落，那時候就會把我當成殺他兒子的兇手...雖然這些都只是假設，但是以防萬一，再加上我對所有麻煩的事都抱有極端的厭惡感，所以我決定把煩惱的禍根也就是那封信燒掉。

如果大家有留心的話，我剛才說過跟這個男人相遇後，他改變了我的一生。因為我再也無辦法忍受過著偷偷摸摸地觀察動物屍體的日子。自從我看過一具真正人類的屍體後，興奮感滲透在骨髓中，久久無法忘懷。我對屍體所帶來的影像有了全新的體會，那種感覺就像硬生生地撬開別人的心靈窺探裡面所隱藏的東西，一生人所經歷、所隱瞞的事都淺顯易明地浮現在腦海中，我能夠完完全全地瞭解一個人，彷彿像一個能夠推心置腹的知己一樣。這件事說起來容易，但我相信沒有人能夠完全瞭解另一個人，諷刺一點說就連自己也無法完全瞭解自己。自那次經驗我明白到，記憶真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東西，即使是小孩子的往事，以為自己完全記不起來，透過蛆蟲衍生出來的影像卻能從記憶的深淵中淘出來。沒錯，我清楚地看見了連那個男人自己都記不起來，三歲時扔棄他的父親的模樣。還有的就是，即使這樣可能對死者不敬，但我必須說這個男人雖然是個很會賺錢的商人，但他是個徹頭徹尾會遵守諾言的老實人，在我心底裡一直以為商人都是一群吝嗇的騙子，但那個男人對財富完全沒有留戀的意

思，他竟然將自己所有的遺產藏在一個我曾經去過尋找貓屍體的荒野外，我還從影像中得知他是獨自用走進荒野把錢埋進泥土裡的，也沒把這件事告訴過任何人。那個男人可真是深思熟慮啊，如果我沒有遵守約定幫他窺探人生影像的話，就不會得知這筆遺產的下落，或者如果我根本就沒有這種能力，一切都只是一場誤會，我也不會白白得到報酬，但相對的那個男人就要賠上自己的性命了，兩敗俱傷啊...

只希望讓父親知道自己兒子很能幹，就能輕易放棄性命，向父親炫耀真的有這麼重要嗎？我不知道，但是也太好了，我不費吹灰之力，就把那個沾滿污泥的鐵罐帶回家，再加上我答應那個男人所得到的報酬，我將能夠奢侈地過活下輩子。我對當個有錢人沒興趣，與其傷腦筋用這筆錢去投資令它愈滾愈大，倒不如用來滿足自己的興趣。換個說法，幸好我得到了一筆巨款，才能夠滿足自己沉澱在骨子裡的慾望，不然的話我很有可能會被棄屍荒野。

事情有一點兒複雜，要從頭說起的話是在我獲得報酬後的幾天，我根本就不懂得怎樣去運用，宛如一個在荒島上餓了數天的生還者，幾經辛苦狩獵到一隻野豬卻不懂得生火一樣。試問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學生，又怎會想去如何用錢來滿足觀看屍體的慾望呢？起初我根本就不懂得去運用這筆巨款，宛如試問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學生，又怎會想去如何用錢來滿足觀看屍體的慾望呢？雖然我不能自拔地沉湎在窺探人類的屍體當中，可是我卻不打算也沒膽量為了滿足一己私慾，而變成殺人狂，「為了看屍體而跑去殺人」，用這個作為殺人藉口的人一定是個十足的變態，我說過很多次我並不是變態，只是嗜好異於常人罷了。

中學生的人生經驗不夠豐富，很多煩惱只會以最簡單的方向去思考，遇見想買又買不到的東西就去偷，在學校也常常遇到有警察來抓偷竊犯的情況發生。我當時也是同樣的思維單純，在我心目中屍體是一樣有錢卻買不到的東西，所以我選擇去偷，多得經常去荒野搜索貓狗屍體的經驗，我印象中在香港仍殘存著好幾個歷史久遠的村莊，他們的思想偏重於風水學說，一家世世代代都會住在村子裡，死去的家人屍體不會讓人家給火化掉，而是埋葬在一些名叫祖墳的墳墓，希望先人在天之靈可以保佑在村裡的子子孫孫。就像「李氏屋村」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熟知這些有關知識都是多得有一段時間李氏村的毒狗案非常猖狂，所以我多次踏足這裡，為了得到可靠的情報還假扮過學校的校報記者訪問過村長，他雖然是「李」氏村的村長，但卻是一位摸不著頭腦姓「鄭」的中年男人，他很熱心地介紹祖墓的優良傳統，可惜這條村快要高價賣給地產商興建豪宅，相信這種祖墳在香港會買少見少。他是個很好客的人，但對毒狗案的實用情報卻很缺乏就是了。

那時毒狗案的兇手已經被繩之以法，所以我只能半夜偷偷的潛進村莊後山的墳墓，然後將屍體一一掘起來，我並不擔心破壞風水局之類的問題，反正這裡早晚都會被地產商輾為平地，相信祖先們不會太介懷被提早掘出來吧。我真正擔心的是村長口中所說的，只是讓年輕人吃驚的古老故事，後山的墓碑只是佇立起來擺擺風水裝個意頭，讓後人在節日拜祭之類的，裡面根本不會真的有屍體在內，但我真的是很想多窺探一次人類屍體，所以就只只能碰碰運氣了，誠懇地希望祖墓裡真的會有屍體存在吧。

我攜帶了照明電筒和挖掘工具，花了兩個小時把泥土挖走，終於「咯」一聲鏟子鑿到了硬物，是一副木材已經霉爛了的棺材。我將棺蓋揭開，裡面就只剩下一副白骨和把棺木吃得一個一個洞的白蟻。我了解窺探屍體的發動機制，白蟻跟白骨這個組合是不可能令能力發動的，我早就知道這些已經死去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屍體不會有活生生的蛆蟲寶寶存在，但我不能接受在這個時間空手而回，所以我早有準備，我買了一些雞肉和豬肉，在房間裡自行培育蛆蟲，方法非常簡單，只要把豬肉放在一旁等待它自行腐壞蛆蟲就會自然生長出來了，我預先抽取了一些蛆蟲放在瓶子內再帶過來，希望在白骨加上蛆蟲後能夠使能力發動。在晚上的後山郊野並沒有蒼蠅出沒，眼前只剩下剛從瓶子倒出來的蛆蟲在白骨上緩緩蠕動著，我屏息以待著...眼前的蛆蟲漸漸失去焦點，一幕泛黃的影像在我腦海裡顯現出來，我只能隱約看見有殘影在郁動，可是影像卻不及那個男人般清晰，大概是蛆蟲和屍體不夠新鮮的關係吧。可是這樣就滿足了，我把整副集中力在腦海裡咀嚼著，此刻我覺得自己像一個從地上拾起人家抽過的煙頭來吸吮的癮君子，也像高級咖啡豆用光了，只能喝三合一即溶咖啡粉暫且止住癮的咖啡狂。雖然影像猶如在看一部壞了的電視機一樣影像凌亂，一時重疊一時無法聚焦，可能跟屍體放置太久有關，腦海出現的影像只有數分鐘就停下來了。但從屍體腦部遇到各種事情的反應、情感和思念，我能大概分析出幾項情報。他是李氏村的第一代村長，他擁有整個村莊的業權和一大筆相當可觀的財產，還有，他是被自己兒子逼害死的...

我還以為這種事只有粵語殘片才會出現，想不到現在竟活生生的擺在我眼前，呃不，他已經是死了數百年的屍體了。事後我隨便地把泥土蓋上，連棺材都沒蓋好就打道回府了，那時天都差不多亮了，雖然弄得滿身都是泥巴，手臂和脖子都被蚊叮得又紅又腫，可是這一切都值回票價了。那幾個星期我都沉醉在掘起李家的家族發展上，老人家常說狗口長不出象牙，虎父無犬子倒是說得一點也沒錯，李氏幾代的村長都是給自己的親人逼害的，惡有惡報啊～正當我開始對粵語殘片的劇情興味索然時，事情竟然有峰迴路轉的發展，最後一任的李氏村長只是在數年前去世，他為保存李氏村的傳統，多次拒絕了地產商的高價收購，幾個星期後就中毒身亡了。毒害李氏最後一任村長的人不是地產商，而是在背後一直覬覦這筆收入的人，也就是現任的村長，鄭大福...

想不到外表看起來和藹可親的他，竟然是個口不對心的殺人兇手呢。口裡說香港應該保存祖墳的傳統，實際上卻轉手賣給地產商。這件事之後令我明白到任何人的一生都會藏著很多不為人知的秘密，那個賺大錢卻只想讓父親讚揚的男人，在村裡不斷上演互相殺害橋段的李氏屋村也是一樣，我需要更正之前所講過的，跟智慧高與低無關，在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體中，也許只有人類才會有「秘密」這個名詞，這才是我們跟動物的分別。我的能力卻能將這些秘密毫不保留地挖掘出來，人家說屍體最會保守秘密，但對我而言屍體才是將秘密合盤托出的人。

得悉鄭村長是個

為錢財而殺人的兇手之後，我再也不打算回到李氏屋村了，但同樣的我並沒有報警的打算，反正他們誰被誰殺死與我無關，我也不想被牽涉其中，所以就讓這種淒涼慘絕的戲碼繼續上演吧。

我將關注殺死流浪貓狗的動態並不是我喜歡小動物，我單純只想觀看屍體和蛆蟲，還有牠們所帶來的影像。所以，自那次成功找到人類屍體之後，我便將所有心機和時間，都改為投放在尋找一些山墳的地方，最理想的當然是位置偏僻，已被人棄置的山墳，免得遇上來拜祭的親人看見我在挖掘他們先人的屍體。

就在我專注尋找下一個目標地點時，家裡發生了一點事，當天我放學後照樣的沒有同學或朋友同行回家，心裡正盤算著下一次應該要攜帶更多的蛆蟲，可能會對影像的清晰度會有所改善，那時候為了可以隨時出發，在我的房間裡用豬肉和雞肉培育了很多蛆蟲，當我雀躍地打開家門打算走進房間時，便瞥見父親和母親都神情凝重地坐在梳化，貌似是衝著我而來。這種情況在我的家裡非常罕見，雖然母親是家庭主婦，整天都待在家裡，父親卻是個大公司的高層，擁有社會地位，我的家境尚算生活無憂，但由於父親幾都不在家，所以父母關係不好，家裡顯得十分冷清，母親還因此而得了偏頭痛，病情嚴重的話試過多日不能下床，而我則是一直處於渴望溫情，不知從何尋覓人生目的的狀態下長大。當我察覺到他們的存在後，便雙手牢牢抓住肩上的書包帶，垂低著頭急步走過大廳。

6

「站著。」不出所料，我被父親叫住了。

「.....」我像被點中穴道，整個身體僵硬住。

「前一陣子妳都很晚回家，去哪裡了？」父親的語氣像警察在查問犯人。

「溫習...」我擠出一個生硬的藉口，前陣子我在溫習李氏屋村的家族發展倒是真的。

「老師前幾天打電話給我，說妳經常缺課，提早離開學校。還有房間裡的臭肉又是怎麼一回事？」這時輪到母親開口了，二人有默契地向我夾攻。

「.....」房間裡的蛆蟲被發現了？！我腦海混亂不堪，不知該如何回答。

「我很瞭解妳這樣做的目的，別弄些無聊的反叛來對抗你的家人，這樣做很沒家教！」父親擺出架子，我倒不明白一個常常不回家的父親有多瞭解我。

「房間裡的東西我都幫你扔掉了，別再搞些有的沒的。」母親總是私下幫我下決定。

「隨便...」沒有爭拗的餘地，我拋下這句便低著頭走回房間。

我「砰」一聲關上房門，房間內腐肉的氣味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培育的蛆蟲一隻不剩地被清理掉，就連挖掘的工具全都丟掉了，唯一作為憐憫我的是母親將滿是泥巴的衣服洗乾淨褶好放在床上。我體內充斥著委屈感，喉結被某種東西哽住了，卻不能嚥下一口口水，乾涸得像被火燒。我能夠做的只能抱住膝蓋，靜待著心裡的憤恨慢慢平息。這些情況我早就習慣了，每次父親總會預先擺出一副不可越界的父親模樣，母親則是一副不能忍受家庭關係破裂的樣子，所以我從來都不會跟他們大吵大鬧，沉默正是我家的溝通方法。

家裡不能再藏下蛆蟲，工具又被丟掉了。幸好這些都能夠用金錢來解決，我在家附近的工業大廈租了

一個簡陋的迷你倉庫，那裡的环境衛生很差，但勝在很平常少人出入，其他單位都是租來擺放一些沒用的雜物，我可以安心地在裡面繼續培育蛆蟲和擺放挖掘的工具。

終於，我在網絡上找到一個中日戰爭遺留下來的亂葬崗，那位置現在已經變成一片人跡罕見的荒山，仔細搜查過那座山的資料，山下有一個小村落，曾有多次下大雨後有疑似人類骨頭被雨水沖下來的新聞，網上還有不少鬧鬼傳聞，但可信性不高，我可不希望遇到鬼魂，只懇求那座山真的是葬滿屍體的亂葬崗，如果能掘到戰爭時期的屍體一定會很有趣。

在一個下著濛濛細雨的晚上，月亮都被烏雲遮掩住。我依據著網上搜尋得來的地圖，當晚我穿著防止泥巴和雨水的黑色雨衣和雨靴，毫不理會車子快速在身旁掠過，停在馬路旁邊多次檢閱地圖確認之後，便越過防撞欄杆，便往著郊區走去，當樹木把僅有的路燈遮蓋住時，我開始在叢林內分不清方向，放眼四周的房屋燈光越顯疏落，只能勉強略見遠山的輪廓，這裡沒有專為行人而設的道路，腳下踏著的滿是被雨水沾濕了的泥巴，高至膝蓋雜草總是不厭其煩地纏繞著我，一陣陣夜風掠過時，樹葉和雜草的窸窣聲不絕於耳，我開始意識到自己隨便畫的地圖是多麼簡陋，連一處可以確認位置的標示也沒有，心裡盤算著最壞打算，大不了就是一直走到天亮再找路回家，有了這樣的想法後我才可以一直無畏地向前邁進。我每隔一段時間就低頭看一下地圖和網上搜刮得來的照片，然後再東瞅西看，四周對我來說都是一模一樣的樹木，反正用處不大我索性把它背包裡。驀地，我聽見遠處傳來多人細語的吵雜聲，是來野外露營的還是傳聞中的幽靈呢？兩個答案都沒差，所以我便沿著聲音的方向前進，走近之後隱約看見有電筒光在草叢間抖動，突然間腳下踩踏著雜草的觸感消失了，四周也不見有樹木佇立著，叢林中竟存在一塊寸草不生的荒地，可能四周都漆黑一片使我失去了距離感，現在眼前沒有任何阻撓視線的東西，我才察覺原來自己已經來到了電筒光和吵雜聲的來源。

在電筒的照射下，我看見大約六、七名個男人，跟我一樣穿著黑色雨衣、黑色雨靴、手上還拿著挖掘的工具，其中兩人還拖拽著一個長條形狀的麻布袋，這個時候萬萬也想不到會遇上穿著同樣裝束的人，他們手上的麻布袋跟各種狀況配合起來第一時間就讓人聯想到是「屍體」，有點驚慌失措的我還大叫了出來，這樣一喊所有人都停下手邊的工作，電筒目標一致照射著我。當他們發現眼前的是一個跟他們一樣裝束的女孩時，先是面面相覷，然後從下而上地打量著我，其中一名男人很果斷，一言不發地從雨衣中拿出一拿黑漆漆的小東西，還用它畢直地指著我，我身體各種認知都發出向我發出警號，那是極之危險的東西。

「誰！」男人的語氣不像是詢問。

「慧....」我在空氣中揮寫自己的名字，男人似乎被我的隨性而怔住了一下。

「這麼夜來幹嗎！」同樣不是詢問句，他手上的小東西則表示不介意多處理一具屍體。

「我有錢，想買你們棄置的屍體....」幸虧我平常跟其他人都無法正常你一言我一語地溝通，以致我才能在這種危急關頭下說出重點，保住性命。

一切都真相大白，那片荒野根本不是什麼中日戰爭的亂葬崗，而是黑社會用來棄置屍體的地方，所以山下的村落偶爾會出現人類骨頭被雨水沖下，被黑社會殺死的人大多怨氣較重，鬧鬼的傳聞亦有點理據。那晚我將背包裡的金錢都倒瀉出來，雖然我帶在身上的只是一少部分，但數目足夠令他們相信我不是一個普通的中學生，所以交易很順利地完成。那個用槍指嚇我的男人在社團內是專門替社團處理屍體的人，很多荒山野嶺都是他們的棄置點。他只需要把屍體先放在我指定的地方，待我看過後再處理掉，這種舉手之勞就能輕鬆賺一大筆錢，男人當然會輕鬆答應。經過多次愉快的交易後，那黑道男人還將黑市醫院和幾個熟悉的醫生介紹給我，讓我可以多買一點屍體，他再從中賺取中介費用，想不到黑道的人也頗有商業頭腦的。

從此我就利用了那筆報酬，在黑市買來了很多在別人眼中不值錢的屍體，有時是意外身亡，有時是自殺的，如果傷者在仍未送到醫院就搶救不治，或者死者的屍體無人認領，例如是獨居老人以及無親無故的獨居者，我都會照單全收，由於我需要在長出蛆蟲的屍體上才能看得見影像，所以在倉庫內一直培育著，現在倒省下了挖掘的功夫和時間。起初我還以為符合要求的屍體不會太多，但結果出乎意料地收獲相當豐富，我每天除了努力扮演一個平平無奇的中學生之外，課餘活動就是觀看用錢買回來的屍體。逐漸地我的嗜好不再是迷戀屍體或蛆蟲本身，而是「屍體、蛆蟲、能力」三者不可分割的融合，缺一不可。

就這樣，我的生活因為這筆報酬而完全改變了，我再不需要擔心升學和前途的問題之餘，亦因為擁有充裕的屍體來源，再也不需要專心地盯著新聞報導抄錄殺貓狂的案發地點。儘管如此，學校的同學和老師們卻沒有注意到我有如此的轉變。因為他們平常就不會欺負我和捉弄我，更貼切點說他們把我當作是根本不存在的東西，班裡少了一個學生，課堂和校內活動也能如常運作，我被所有同學有默契地漠視了。可是我沒有放在心上，因為我所重視的屍體並沒有漠視我，而是彷彿像認識多年的知己一樣把一切事無大小都投射在我的腦海裡。有一件事大家可能意想不到，購買新鮮屍體的價格比想像中便宜得多，相比起其他富豪的娛樂或奢侈品，我的興趣並不需要努力將錢滾大就能長久地持續。

我暗自統計過所有買回來的屍體，在香港這個發達的已發展城市裡，自殺的屍體遠比起病逝或者意外身亡的多出好幾倍，當中接收回來無人認領的屍體，除了少數是非法居民或有社團背景俗稱不見得光的屍體，就是被兒女拋棄，皮膚乾巴巴全身滿佈灰暗斑點的老人。但是我不會厭棄任何一具屍體，更何況這些老人家所經歷的故事，遠比起滿身刀傷的社團混混，不是吸毒沉淪就是刀光劍影的經歷有趣多了。我從未感到厭倦地窺探著不同人類的屍體。十多年就這樣過去，比較值得一提的是某年我觀看了自己父親的屍體，再隔數年，輪到母親的屍體，我只支付了很低的價錢便收買了醫院把屍體先轉讓給我，讓我觀看完後才拿去火化。雖然我跟父母的關係一直都處於冷戰狀態，但原來他們的心裡一直

都很擔心我，不知我放學後都幹些什麼，在學校有沒有被欺負，有沒有交到男朋友，畢業這麼久了為何仍未找到工作...

那一次，是這麼多年來我覺得自己瞭解父母最深入的一次，我終於知道了父母對我的真正想法，由於我每天放學後就會去我租下來的秘密基地觀賞買回來的屍體，蛆蟲活存的時間有限，否則會影響到影像的接受量，所以萬萬不能夠遲到，必須放學後第一時間就趕去，這導致我通常都很晚回家，再者父親又忙於工作，久而久之更缺乏了溝通的時間，情況日益嚴重，父母開始由惱怒轉化為擔憂，為避免霎時間的慰問會引起尷尬，繼而變成跟女兒的代溝嚴重化，父母能夠做的只是一直默默地在擔心我。在父親的影像中，同樣的情況出現過很多次，當我回家時偷偷瞄著我的背影一聲不響走進房間然後關上門，輕輕嘆了一口氣，看著閉上的房間門半晌，思索著要不要進去跟我聊個天，但每次都放棄了這個念頭，這樣的影像竟然持續到我畢業後仍有繼續。

還記得當我看過父母的屍體後，獨自地愣在父母的屍體前哭泣，父親哭了一次，母親也哭了一次，可是我只是單純為了失去雙親而流下眼淚，並沒有感到後悔，也沒有要怪責任何人，畢竟已成過去，這種隔膜持續了多年，卻沒人打算撕破它，我不肯多望父母看一眼，父母也不願意厚著臉皮敲我的房門，這不能怪誰。也許你會覺得我所說的事很荒唐，那麼我想問一下，閣下每天跟別人面對面直接溝通的時間比較多，還是一直低著頭，凝視著手提電話利用虛擬的空間跟別人溝通？

轉眼間又過了幾十年，很諷刺的是我逐漸接近死亡。可能是我看過太多太多的死亡，令我對死亡毫不懼怕，或許很多人都這樣說，但其實心裡害怕得要命，但我是真的不懼怕死亡。亦因為看過太多，才發現每個人對死亡的看法都不一樣。有人覺得是一種解脫，曾經看過一具青少年的屍體，看樣子才二十出頭，老實地念書，結果還考不進大學，一直努力工作也未見應有的成果，愛情亦是一片死寂，一怒之下便從家的頂樓跳下來，當影像播放到地面像風一樣迎面撲向少年時，他的腦裡充斥著一種「終於能夠解脫」的感覺。亦有人覺得死亡是一種報復，曾經接受過一具燒炭自殺的婦人，她抱著兩名子女一起在家燒炭自殺，為了報復丈夫瞞著她有外遇。更稀奇的是有人覺得死亡是一種賭博，曾經一名中年男子把全副身家拿去賭場，希望靠著運氣來改變自己下半生的生活，結果運氣背棄了他，輸清光的他連毒藥也沒錢買，只好隨意地選中一架大貨車經過的時候衝出馬路，接收屍體時它的狀態很糟糕，我第一眼看見時也不禁捂住嘴巴。而我，將死亡視之為一種終結。

沒錯，我對死亡的感覺只是純粹的完結，必須放下一切，替生命劃上句號，任由軀殼枯乾，連記憶也一並抹掉，不容許有半點抱怨的餘地。我很瞭解這種事，但心裡卻不禁地感到不安，我一向都將所有看過的屍體影像珍而重之，放在自己的腦袋裡慢慢細味咀嚼，閒時拿出來回味一下，每次都得益不少，感覺就好像拿多年前看過的小說拿出來再看一次，體會深了，讀後感想也有所不同。我的腦海負載著數以萬計的屍體，如果我就這樣死去的話，一切都會被不留痕跡地抹走，屍體大概只會被隨便火化掉。我一直為這件事而感到煩惱，後來我又想起了那個把整筆遺產當作報酬給我的男人，遺產我只花在購買屍體和收買醫院上，所以仍剩餘很多。我將這個煩惱跟幾個經常交易的醫生，他們將我轉介到幾位催眠師、心理學家和研究腦部的專家嘗試解決我的問題。反反覆覆地多次跟我對談會面，看在錢份上他們都很認真，沒有將我的能力視作笑話。終於，得出了一個假設性的解決辦法，當我聽見時連自己都感到難以可行，但我仍決定孤注一擲。

他們認為我擁有吸受屍體大腦死亡時蒸發記憶的能力，所以建議反過來將我的腦袋轉化成影像，然後記錄起來。

一名研究大腦的專家仔細地說明手術的過程，首先需要把我的頭顱剖開，然後將一堆複雜的儀器插進我的腦袋各處，然後接收我的大腦訊息，再將它轉化成影像記錄在電腦上。手術的失敗機率十分之高，專家亦有一一向我說明，如果他們的「腦袋蒸發論」的假設是錯誤的話，手術將會失敗。此外，由於現今仍未有過類似我一樣的能力者，如果他們錯誤地估計我的能力，手術將會失敗。手術儀器是專門為了我而制造的，所以未曾試驗過，失敗的機率無法計算。最後，由於手術必須在我死亡後進行，所以失敗了的話便沒法回頭。我聽了之後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沒錯就跟那個男人一樣，即使不知道會否成功，也願意以自己的性命來嘗試，所以我答應了進行這項手術，儘管在別人眼中是很愚蠢的決定，但至少我把剩餘的金錢用光了。如果記錄成功的話，將會擁有一段搭載著數萬人一生所經歷的珍貴影片，這些影像令我對生命的看法改觀了，我相信它也能夠幫助到其他人，所以我支付手術費後，毅然地決定將影片錄製成光碟，然後免費地派發，既然只有我擁有這種能力，當我看過這麼多屍體後，好應該回饋一下社會。當一切都辦理妥當，盤踞在體內的芥蒂終於解放了...

根據大腦專家的預算，手術必須要在我的心臟停頓後立刻進行，大腦在會這段時間開始把腦內記憶蒸發，在這段黃金時間裡儀器轉化成影像的成功率最高。有見及此，他們有必要把我的生命在他們的控制下停頓。我理解，所以我也毫不遲疑地答應了。安排手術的日子終於來臨，我平靜地躺在一張手術床上，醫生打算用電擊來令我的心臟瞬間停止，沒有痛楚也不用受苦，死亡時間更在掌握之中。在冷冽的電擊器放在我的胸口上時，我赫然掙開眼睛，吩咐醫生將我接下來的遺言錄下來，如果手術成功

的話，將這句遺言放在光碟裡。如果手術失敗了話，不要猶豫，把這段遺言刪除吧。

「手術成功了嗎？咳咳，看到這段影片的各位，死亡其實並不可怕，在我看過的眾多屍體裡，都存在著太多太多的後悔。當你遲疑的每一秒鐘，生命亦在逐點逐點消逝，後悔將會淤積在腦袋裡揮之不去，直到死亡一刻才發放出來...」

「.....」

「父親、母親...對不起...」

- 謝謝收看本光碟！ -

(完)

一切都真相大白，那片荒野根本不是什麼中日戰爭的亂葬崗，而是黑社會用來棄置屍體的地方，所以山下的村落偶爾會出現人類骨頭被雨水沖下，被黑社會殺死的人大多怨氣較重，鬧鬼的傳聞亦有點理據。那晚我將背包裡的金錢都倒瀉出來，雖然我帶在身上的只是一少部分，但數目足夠令他們相信我不是一個普通的中學生，所以交易很順利地完成。那個用槍指嚇我的男人在社團內是專門替社團處理屍體的人，很多荒山野嶺都是他們的棄置點。他只需要把屍體先放在我指定的地方，待我看過後再處理掉，這種舉手之勞就能輕鬆賺一大筆錢，男人當然會輕鬆答應。經過多次愉快的交易後，那黑道男人還將黑市醫院和幾個熟悉的醫生介紹給我，讓我可以多買一點屍體，他再從中賺取中介費用，想不到黑道的人也頗有商業頭腦的。

從此我就利用了那筆報酬，在黑市買來了很多在別人眼中不值錢的屍體，有時是意外身亡，有時是自殺的，如果傷者在仍未送到醫院就搶救不治，或者死者的屍體無人認領，例如是獨居老人以及無親無故的獨居者，我都會照單全收，由於我需要在長出蛆蟲的屍體上才能看得見影像，所以在倉庫內一直培育著，現在倒省下了挖掘的功夫和時間。起初我還以為符合要求的屍體不會太多，但結果出乎意料地收獲相當豐富，我每天除了努力扮演一個平平無奇的中學生之外，課餘活動就是觀看用錢買回來的屍體。逐漸地我的嗜好不再是迷戀屍體或蛆蟲本身，而是「屍體、蛆蟲、能力」三者不可分割的融合，缺一不可。

就這樣，我的生活因為這筆報酬而完全改變了，我再不需要擔心升學和前途的問題之餘，亦因為擁有充裕的屍體來源，再也不需要專心地盯著新聞報導抄錄殺貓狂的案發地點。儘管如此，學校的同學和老師們卻沒有注意到我有如此的轉變。因為他們平常就不會欺負我和捉弄我，更貼切點說他們把我當作是根本不存在的東西，班裡少了一個學生，課堂和校內活動也能如常運作，我被所有同學有默契地漠視了。可是我沒有放在心上，因為我所重視的屍體並沒有漠視我，而是彷彿像認識多年的知己一樣把一切事無大小都投射在我的腦海裡。有一件事大家可能意想不到，購買新鮮屍體的價格比想像中便宜得多，相比起其他富豪的娛樂或奢侈品，我的興趣並不需要努力將錢滾大就能長久地持續。

我暗自統計過所有買回來的屍體，在香港這個發達的已發展城市裡，自殺的屍體遠比起病逝或者意外身亡的多出好幾倍，當中接收回來無人認領的屍體，除了少數是非法居民或有社團背景俗稱不見得光的屍體，就是被兒女拋棄，皮膚乾巴巴全身滿佈灰暗斑點的老人。但是我不會厭棄任何一具屍體，更何況這些老人家所經歷的故事，遠比起滿身刀傷的社團混混，不是吸毒沉淪就是刀光劍影的經歷有趣多了。我從未感到厭倦地窺探著不同人類的屍體。十多年就這樣過去，比較值得一提的是某年我觀看了自己父親的屍體，再隔數年，輪到母親的屍體，我只支付了很低的價錢便收買了醫院把屍體先轉讓給我，讓我觀看完後才拿去火化。雖然我跟父母的關係一直都處於冷戰狀態，但原來他們的心裡一直

都很擔心我，不知我放學後都幹些什麼，在學校有沒有被欺負，有沒有交到男朋友，畢業這麼久了為何仍未找到工作...

那一次，是這麼多年來我覺得自己瞭解父母最深入的一次，我終於知道了父母對我的真正想法，由於我每天放學後就會去我租下來的秘密基地觀賞買回來的屍體，蛆蟲活存的時間有限，否則會影響到影像的接受量，所以萬萬不能夠遲到，必須放學後第一時間就趕去，這導致我通常都很晚回家，再者父親又忙於工作，久而久之更缺乏了溝通的時間，情況日益嚴重，父母開始由惱怒轉化為擔憂，為避免霎時間的慰問會引起尷尬，繼而變成跟女兒的代溝嚴重化，父母能夠做的只是一直默默地在擔心我。在父親的影像中，同樣的情況出現過很多次，當我回家時偷偷瞄著我的背影一聲不響走進房間然後關上門，輕輕嘆了一口氣，看著閉上的房間門半晌，思索著要不要進去跟我聊個天，但每次都放棄了這個念頭，這樣的影像竟然持續到我畢業後仍有繼續。

還記得當我看過父母的屍體後，獨自地愣在父母的屍體前哭泣，父親哭了一次，母親也哭了一次，可是我只是單純為了失去雙親而流下眼淚，並沒有感到後悔，也沒有要怪責任何人，畢竟已成過去，這種隔膜持續了多年，卻沒人打算撕破它，我不肯多望父母看一眼，父母也不願意厚著臉皮敲我的房門，這不能怪誰。也許你會覺得我所說的事很荒唐，那麼我想問一下，閣下每天跟別人面對面直接溝通的時間比較多，還是一直低著頭，凝視著手提電話利用虛擬的空間跟別人溝通？

轉眼間又過了幾十年，很諷刺的是我逐漸接近死亡。可能是我看過太多太多的死亡，令我對死亡毫不懼怕，或許很多人都這樣說，但其實心裡害怕得要命，但我是真的不懼怕死亡。亦因為看過太多，才發現每個人對死亡的看法都不一樣。有人覺得是一種解脫，曾經看過一具青少年的屍體，看樣子才二十出頭，老實地念書，結果還考不進大學，一直努力工作也未見應有的成果，愛情亦是一片死寂，一怒之下便從家的頂樓跳下來，當影像播放到地面像風一樣迎面撲向少年時，他的腦裡充斥著一種「終於能夠解脫」的感覺。亦有人覺得死亡是一種報復，曾經接受過一具燒炭自殺的婦人，她抱著兩名子女一起在家燒炭自殺，為了報復丈夫瞞著她有外遇。更稀奇的是有人覺得死亡是一種賭博，曾經一名中年男子把全副身家拿去賭場，希望靠著運氣來改變自己下半生的生活，結果運氣背棄了他，輸清光的他連毒藥也沒錢買，只好隨意地選中一架大貨車經過的時候衝出馬路，接收屍體時它的狀態很糟糕，我第一眼看見時也不禁捂住嘴巴。而我，將死亡視之為一種終結。

沒錯，我對死亡的感覺只是純粹的完結，必須放下一切，替生命劃上句號，任由軀殼枯乾，連記憶也一並抹掉，不容許有半點抱怨的餘地。我很瞭解這種事，但心裡卻不禁地感到不安，我一向都將所有看過的屍體影像珍而重之，放在自己的腦袋裡慢慢細味咀嚼，閒時拿出來回味一下，每次都得益不少，感覺就好像拿多年前看過的小說拿出來再看一次，體會深了，讀後感想也有所不同。我的腦海負載著數以萬計的屍體，如果我就這樣死去的話，一切都會被不留痕跡地抹走，屍體大概只會被隨便火化掉。我一直為這件事而感到煩惱，後來我又想起了那個把整筆遺產當作報酬給我的男人，遺產我只花在購買屍體和收買醫院上，所以仍剩餘很多。我將這個煩惱跟幾個經常交易的醫生，他們將我轉介到幾位催眠師、心理學家和研究腦部的專家嘗試解決我的問題。反反覆覆地多次跟我對談會面，看在錢份上他們都很認真，沒有將我的能力視作笑話。終於，得出了一個假設性的解決辦法，當我聽見時連自己都感到難以可行，但我仍決定孤注一擲。

他們認為我擁有吸受屍體大腦死亡時蒸發記憶的能力，所以建議反過來將我的腦袋轉化成影像，然後記錄起來。

一名研究大腦的專家仔細地說明手術的過程，首先需要把我的頭顱剖開，然後將一堆複雜的儀器插進我的腦袋各處，然後接收我的大腦訊息，再將它轉化成影像記錄在電腦上。手術的失敗機率十分之高，專家亦有一一向我說明，如果他們的「腦袋蒸發論」的假設是錯誤的話，手術將會失敗。此外，由於現今仍未有過類似我一樣的能力者，如果他們錯誤地估計我的能力，手術將會失敗。手術儀器是專門為了我而制造的，所以未曾試驗過，失敗的機率無法計算。最後，由於手術必須在我死亡後進行，所以失敗了的話便沒法回頭。我聽了之後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沒錯就跟那個男人一樣，即使不知道會否成功，也願意以自己的性命來嘗試，所以我答應了進行這項手術，儘管在別人眼中是很愚蠢的決定，但至少我把剩餘的金錢用光了。如果記錄成功的話，將會擁有一段搭載著數萬人一生所經歷的珍貴影片，這些影像令我對生命的看法改觀了，我相信它也能夠幫助到其他人，所以我支付手術費後，毅然地決定將影片錄製成光碟，然後免費地派發，既然只有我擁有這種能力，當我看過這麼多屍體後，好應該回饋一下社會。當一切都辦理妥當，盤踞在體內的芥蒂終於解放了...

根據大腦專家的預算，手術必須要在我的心臟停頓後立刻進行，大腦在會這段時間開始把腦內記憶蒸發，在這段黃金時間裡儀器轉化成影像的成功率最高。有見及此，他們有必要把我的生命在他們的控制下停頓。我理解，所以我也毫不遲疑地答應了。安排手術的日子終於來臨，我平靜地躺在一張手術床上，醫生打算用電擊來令我的心臟瞬間停止，沒有痛楚也不用受苦，死亡時間更在掌握之中。在冷冽的電擊器放在我的胸口上時，我赫然掙開眼睛，吩咐醫生將我接下來的遺言錄下來，如果手術成功

的話，將這句遺言放在光碟裡。如果手術失敗了話，不要猶豫，把這段遺言刪除吧。

「手術成功了嗎？咳咳，看到這段影片的各位，死亡其實並不可怕，在我看過的眾多屍體裡，都存在著太多太多的後悔。當你遲疑的每一秒鐘，生命亦在逐點逐點消逝，後悔將會淤積在腦袋裡揮之不去，直到死亡一刻才發放出來...」

「.....」

「父親、母親...對不起...」

- 謝謝收看本光碟！ -

(完)